

## 世卫组织警告

## 加沙希法医院已变成死亡地带

世界卫生组织18日警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医院希法医院已经变成一片“死亡地带”。这一组织再次敦促全面撤离医院内仍未离开的300多人。

以色列方面称,院内人员“自愿撤离”,以方已为撤离人员留出通往加沙南部的安全走廊。以方同时称,将扩大在加沙地带的攻势至加沙南部。

随着加沙地带伤亡人数持续上升,联合国方面18日再次呼吁,应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

## 联合国再呼吁停火

世卫组织19日在一份声明中说,由其主导的一个评估小组18日进入希法医院,执行了大约1小时任务,“风险非常高”。评估小组成员包括公共卫生专家、后勤人员和安保人员,他们将希法医院描述为“死亡地带”,情况“令人绝望”。

据世卫组织通报,仍有291名患者

和25名医护人员留在医院内,包括32名“情况极其危险”的婴儿。“世卫组织及其伙伴正在紧急制订计划,以便立即疏散剩余患者、工作人员及其家属。”

据巴勒斯坦电视台18日报道,以色列方面当天要求希法医院内人员在1小时内撤出。多家媒体报道,许多看似伤员的人员相互搀扶、步行离开医院,医院周围不时能听到巨大爆炸声。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社交媒体再次呼吁保护平民。“局势令人无法忍受且没有正当性。应该立即停火。”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干事菲利普·拉扎里尼也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一机构收到报告称,加沙地带北部一家学校收容所遭袭,数十人死伤。“这些袭击不能变得司空见惯,必须停止,人道主义停火再也不能等了”。

## 以军扩大攻势

巴勒斯坦方面称,以军要求希法医

院内人员步行离开,但他们的撤离之路在以军空袭下变得极其危险。

以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18日说,希法医院人员是“自愿撤离”。在院方请求下,以方已为撤离人员开辟通往加沙南部的安全通道。另外,以方迄今已向希法医院提供超过6000升水和超过2.3吨食物。

以军先前要求加沙地带北部所有居民撤往南部地区,但随后逐渐加大对加沙地带南部的汗尤尼斯等地空袭。以色列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18日晚宣布,以军将在加沙地带南部展开地面行动。

加兰特在记者会上说,以军将继续在加沙地带打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并会“很快”在加沙南部展开行动。他还说,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地面行动进入“第二阶段”,哈马斯已遭到沉重打击。

多家媒体18日报道,汗尤尼斯等地民众已收到以方散发的传单,要求他

们离开所在地。

以军18日还对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学校收容所和约旦河西岸巴拉塔难民营等发动攻击,导致上百人死亡。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新一轮巴以冲突10月7日爆发以来,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造成超过1.2万人死亡。

## 多方各有考量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18日对美国前总统拜登喊话,呼吁后者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动。阿巴斯在电视台播出的讲话中说,大量流离失所者在学校收容所等处被杀害,拜登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应承担起责任,制止以方的“侵略”和“种族灭绝”。

不过,拜登及美国多名高官先前多次反对在加沙地带实现全面停火。

拜登18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

机构最终应治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

2007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流派别巴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哈马斯夺取加沙地带控制权,法塔赫主席阿巴斯领导的巴民族权力机构实际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

在被问及拜登的提议时,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说,目前的巴民族权力机构没有能力对加沙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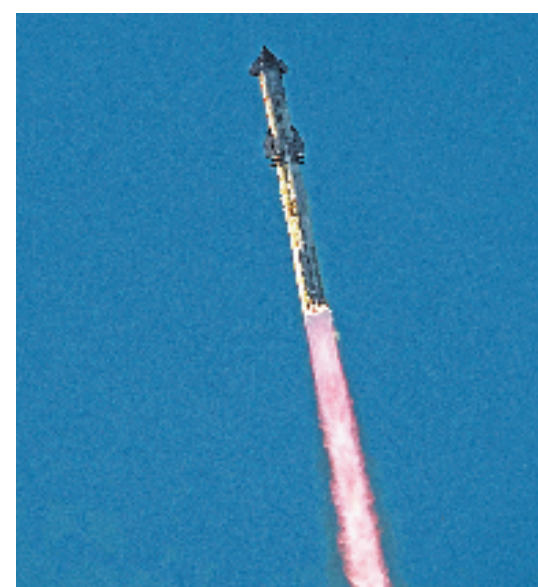
在以色列国内,内塔尼亚胡面临着来自被扣押人员家属方面的压力。哈马斯10月7日自加沙地带对以色列境内军民目标发起突袭后扣押大量人员,以方称目前仍有大约240人遭扣押。

18日,以色列国内为期5天声援被扣押人员的游行结束,与会人员要求以政府“尽一切可能将人质带回家”。不过,内塔尼亚胡当天晚上说,以方尚未与哈马斯达成释放被扣押人员的协议。(新华社电)

## “星舟”爆炸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舟”以及飞船集成系统11月18日实施第二次试验发射。火箭升空后一二级成功分离,但随后助推器和飞船先后发生爆炸。图为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博卡奇卡“星舟”火箭发射升空现场。

新华社发



## 日本再曝水污染

秋田市自来水检出高浓度农药

新华社电 日本媒体19日报道,日本东北部秋田县首府秋田市的自来水中检出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的高浓度农药,秋田县的一个市民团体召开会议,呼吁政府尽快采取对策。

据日本秋田电视台报道,东京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2022年8月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秋田市的自来水中含有新烟碱类杀虫剂,浓度为欧洲联盟相关标准的8.7倍。该调查结果显示于日前公布,引发秋田市民众担忧。

秋田县的一个市民团体19日召开会议,呼吁县政府采取应对措施。这一团体成员、秋田县立大学生物资源科学部副教授近藤正说,秋田市自来水中的农药可能来自河流上游水田。他建议借鉴新潟县新潟市的做法,使用活性炭去除自来水中的残留农药。

近期,日本多地曝出自来水和地下水污染,附近居民血检异常。今年9月,兵库县一个地区多名居民血液中有有机氟化合物含量偏高。调查人员分析,这些居民血检异常的原因可能是饮用了含有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的自来水。

今年7月,日本爱知县丰山町组织的一次血检显示,四成受检居民血液中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超标,疑似与附近一处供水站的水受污染有关。

## 马尔代夫新总统要求印度撤出军事人员

新华社科伦坡11月19日电 马累消息:马尔代夫新总统穆伊兹18日正式要求印度政府从马撤出军事人员。

马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说,穆伊兹在总统府会见印度政府代表时正式提出撤军要求。穆伊兹说,在9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马尔代夫人民授权他向印方提出这一要求,希望印度尊重马尔代夫人民的民主意愿。

穆伊兹17日宣誓就职。他在发表就职讲话时承诺,将确保马尔代夫没有任何外国军事存在,以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

和乐队为49个村创作专属村歌,海宁小伙许多——

## 把音乐变稻粒,装满乡村的谷仓

本报记者 沈烨婷 褚晶君

“晨雾在群山缠绵,河流在平坝蜿蜒,阳光洒在我们的心田……”记者联系上海宁小伙子许多时,他和谷仓乐队的成员刚刚为重庆市南川区汉场坝村完成了《美丽汉场坝的家》村歌创作。通过电话,他还开心地给记者哼唱了一段。

这是谷仓乐队谱写的第49首村歌。从2018年起,许多和小伙伴奔走在全国各地的乡村、山寨,邀请村民参与创作——很多村民甚至没有任何乐理知识,和他们共谱一曲“自己家乡的歌”。

他们用朴素而真挚的歌声,与千千万万村民互相滋养、相互治愈。

## 通过村歌唱出对家乡的爱

一头卷发,个头不算高但壮实,很爱笑,常背着一把吉他,这是许多给记者的第一印象。许多是浙江海宁人,长得不像典型的江南人,但嗓音除外。他的嗓音,在沙哑里,还带着一丝江南民谣的柔软。

“1999年,我买了一张绿皮火车票,从海宁到北京学摇滚。”音乐是许多从小的挚爱,他的目的地是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在那里一学就是3年。2002年,毕业后的许多碰到了志同道合的孙恒、王德志,3个人组建了“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主要去城市的工地或者厂区为工友唱歌。“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打工青年,有共鸣。”

那时候演出设备非常简陋,两把吉他一把口琴,麦克风绑在钢筋上往工地上一插,两只音箱又小又旧。但并不妨碍音乐的感染力。有一年冬天,许多和伙伴在天津的一个工棚里为工友唱歌。天气寒冷,工棚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大家最初只是拘谨地听着,后来开始用力鼓掌,再后来加入进来,用方言唱起家乡的歌谣,像过年一样热闹。

后来,随着更多“北漂”音乐人的加入,他们改名叫“打工青年艺术团”,此后又先后更名为“新工人艺术团”“新工人乐团”。

乐队名字的变化代表了演出内容的变化,那几年赶上城市化、工业化的浪潮,他们从为工人唱歌到逐渐关注工友

的故事,尝试用音乐表达工人群体的精神面貌。

音乐之外,乐队还做了大量社会实践。2005年,乐队用第一张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的7.5万元版权收入,创办了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后来,还办过年轻打工者职业技能培训班,培训计算机等职业技能。

2017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许多工人开始从城市回归乡村,乐队也把目光投向广袤的田野。从这一年开始,许多和乐队开始进行“大地民谣”公益演出,每年用1个多月的时间行走在全国各地的乡村。截至目前,近4万里行程中,他们举办义演50多场,直接参与观众超过3万多人。行走在大江南北,他们见证了各地乡村的快速发展。

在四川一个村子,乐队邀请一位70多岁的村民拉二胡加入演出。这个村民已经40年没有拉二胡了,满是灰尘的二胡重新响起了丝弦声,村民都聚拢来,老人脸上露出了笑容。“乡村如果缺少文化,也就缺少活力和凝聚力,我们希望通过村歌把他们的心凝聚起来,激发他们对家乡、对乡村的热爱。”孙恒说。

2018年,乐队发起了“爱故乡·村歌计划”,回归乡村,和村民共同创作有集体记忆的村歌。

## 一起创作村民越唱越喜欢

“我从李家河走来,河水悠悠千百载……沈府翰林书香染,雪轩轩兰诗歌诵,时光流转家风传……”不久前,海宁市许村镇李家村的村歌《我从李家河走来》在社交媒体上火了。这首歌的作者正是许多所在的乐队和李家村的村民。

今年夏天,许多收到了家乡的邀约,和队友一起在李家河村待了一个多星期。出走多年,这次返乡对许多来说,又亲切又陌生,“家乡这些年经济发展得很快,村民生活很幸福。”

“我们村从前也有过村歌,但没几个村民唱。调子太高,歌词跟不上现状。”李家村村委会主任沈伟强一直希望能有一首村歌,既有村子特色,又易于传唱,村里



在海宁市许村镇李家村,谷仓乐队和村民合办村歌首唱会。

受访者供图



许多(右一)带领李家村村民进行村歌排练。

受访者供图

各种活动都唱一唱,把村民的心聚起来。

许多和队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了20多个村民,成立了一个音乐工作坊。茶余饭后,大家聚在一起聊家常。当然不是随便聊,聊的是自己的人生故事,是村庄的共同回忆,还有更远的历史文脉。经济差,生活苦,这是老一辈最早的记忆。家家户户都有织布机,走到哪都是吱吱嘎嘎的织布声,这是中年人的印象。水清了,院子里种满花,方言版

的“李家播报”开始了,这是年轻一代的故事。

你一言我一语,许多负责记录村民口中常提及的关键词。“敬老、爱幼这几句歌词,是我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村敬老爱幼的氛围特别好!”村民周凤娥全程参与村歌创作,没有落下一场讨论会。

村民们能说出的词语大多不华丽,但这恰恰是最自然的状态。连接好几天,李家村老年学堂里传出热烈的讨论

声,关键词、歌词、方言念白,许多涂涂改改写满好几张A4纸。歌词就这样一点一点磨出来。曲调则是从依字行腔中找到的灵感,吴语念诵自带的声调是基础,融入江南地区的音乐特色,许多和队友段玉反复修改,定下了调子。

过去的苦、现在的甜、未来的向往都写进村歌里。“这首歌大家一起创作,感情深厚,一定能唱得滚瓜烂熟。”村歌创作出来后,周凤娥第一时间在村民微信群里发了消息。

在李家村的最后一晚,村民和乐队合办了一场露天演唱会。一群几乎从来没登台的大爷大妈们组成了李家村村歌合唱团。“越唱越喜欢,学了一个星期,唱出来觉得还很满意的。”村民张宝凤言言高兴。

那一夜的李家村,晚风吹拂,歌声嘹亮,村民们脸上带笑,眼里有光。

## 每一首村歌都是一个故事

“在不同的村子创作,重要的是有不同的风格。”在许多看来,不是他们“创作”了村歌,而是协助村民把村庄原有的本土音乐和人文故事串联了起来。

每一首村歌都是一个故事。重庆联丰村村歌《山水联丰》,调式采用了当地的“薷草锣鼓调”。“在歌词中,既有到山中挖药材、采蘑菇等过去日常生活的细节,又有黑熊掰苞谷、野猪拱洋芋等山村野趣。”孙恒说,当地老人听到这支村歌,笑得合不拢嘴,那一刻,他们关于过去生活的记忆被歌声唤醒。

云南白甸村的村歌《相约藕然》,用云南当地民歌“猜调”的句式和曲调;河北石城县村《石头也香甜》,借鉴了京韵大鼓的曲调……每一次唱响村歌,都是一次村民对村庄、对乡情的咏叹。

每一首村歌都是一个故事。重庆联丰村村歌《山水联丰》,调式采用了当地的“薷草锣鼓调”。“在歌词中,既有到山中挖药材、采蘑菇等过去日常生活的细节,又有黑熊掰苞谷、野猪拱洋芋等山村野趣。”孙恒说,当地老人听到这支村歌,笑得合不拢嘴,那一刻,他们关于过去生活的记忆被歌声唤醒。

云南白甸村的村歌《相约藕然》,用云南当地民歌“猜调”的句式和曲调;河北石城县村《石头也香甜》,借鉴了京韵大鼓的曲调……每一次唱响村歌,都是一次村民对村庄、对乡情的咏叹。

留下的也不只是一首村歌。在村歌计划的第一个试点——安徽省阜阳市南塘村,年轻人在创作村歌后成立了吉他小组,村里还准备成立古琴小组、音乐兴趣小组,甚至准备成立乐队。

在福建四坪村,乐队邀请当地老人参加工作坊,他们拾起多年没唱过的平讲戏。村歌创作完成后,被搁置了的当地剧团又建了起来,还有年轻人回乡成立传习所。

村歌的治愈力正是来源于此。“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创作一首歌曲,而是通过集体创作,从内部培育、建设和发展乡村文化和乡村文明,从而从文化上振兴乡村。”孙恒说。

这场音乐疗愈也是双向的。“在乡村巡演、与村民共同创作村歌的过程中感受到了祖国大地的辽阔、民族文化的多元和丰富。”许多说,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无论是为工友还是为村民歌唱,他们为劳动者歌唱的名字不曾改变。

去年,乐队的初心几经更改,最后定为谷仓乐队。许多说,这个名字很应景,让人联想到农村和粮食,音乐就是精神食粮。未来3至5年,他希望推动100个村进行村歌创作,也希望把集体创作的工作方法传递给更多人,用音乐的方式助力乡村振兴,为田野注入音乐的力量,装满丰收的谷仓。

